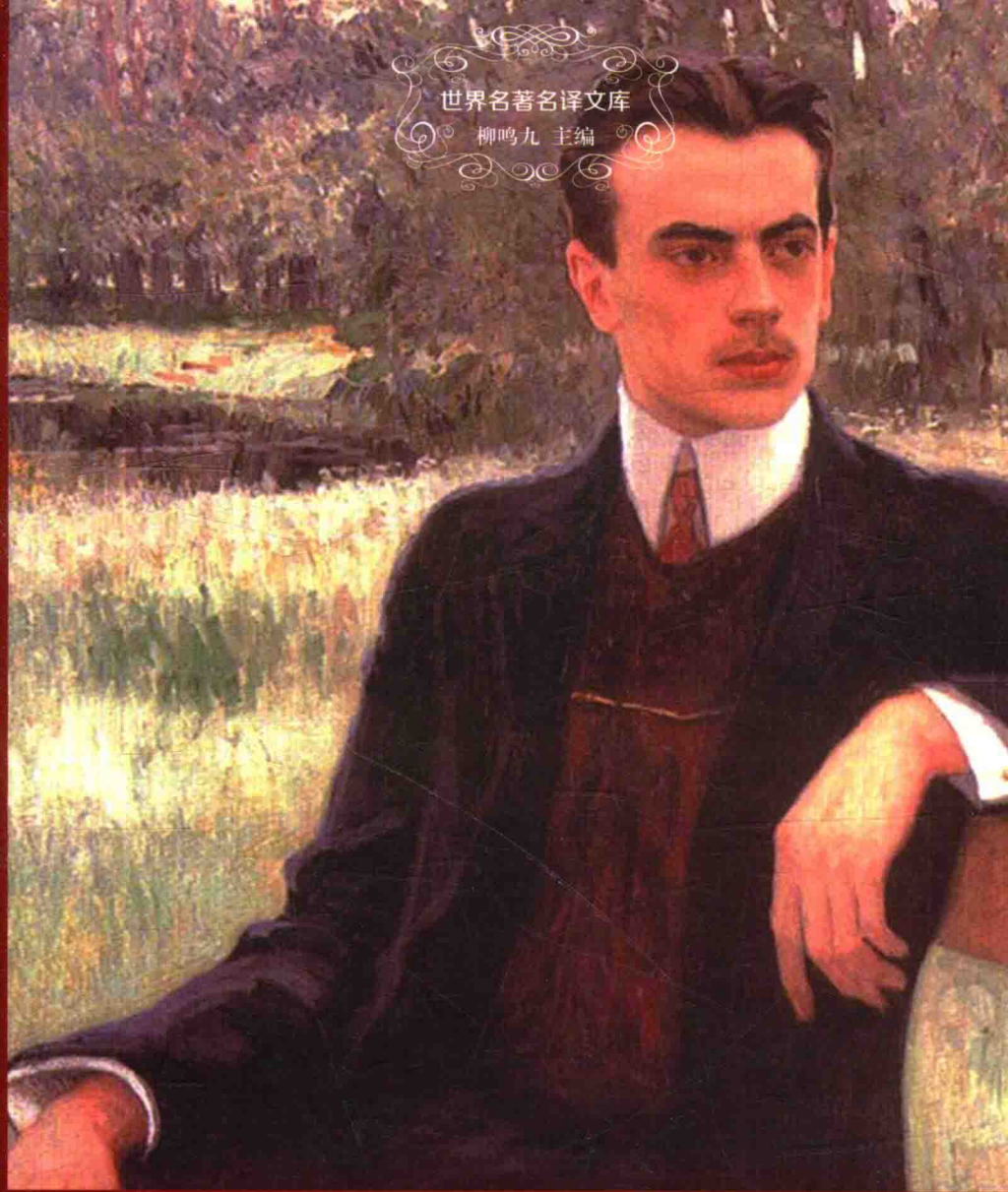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屠格涅夫集 03 王守仁 编选

贵族之家

〔俄罗斯〕屠格涅夫 著 刘若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屠格涅夫集 王守仁 编选

贵族之家

〔俄罗斯〕屠格涅夫 著 刘若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族之家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刘若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5

ISBN 978-7-5426-4537-1

I. ①贵… II. ①屠…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俄罗斯 — 近代

IV.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9254 号

贵族之家

著 者 /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译 者 / 刘 若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邓 敏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118 千字

印 张 / 14.25

ISBN 978-7-5426-4537-1/I · 815

定 价: 22.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冯 威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

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

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

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 年元月

春光明媚的一天渐渐地向晚了；几条不大的，玫瑰色的云彩高高地浮在晴朗的天空，看着似乎不动，却正在飘向蓝天深处。

这是在一八四二年。某省城O市一条街道的尽头有一座漂亮的住宅，在它敞开的窗前坐着两个女人，一位五十岁上下，另一位已是七十左右的老太婆了。

其中头一位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卡里京娜。她的丈夫曾任省检察长，十年前去世了。当时他可是有名的干才，为人机敏果断，苛刻而又固执。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上过大学，但由于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已懂得必须自己开拓前程和挣积家业。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和他恋爱结婚：他长得不错，人又聪明，高兴的时候还相当体贴温存。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娘家姓彼斯托娃）早在儿时就父母双亡，在莫斯科的贵族女校念过几年书，回来以后和姑母、哥哥居住在波克洛夫斯科耶村的祖上田庄，那里距O市约有五十俄里。她这位哥哥不久离家去彼得堡任职，在生活上对妹妹和姑母十分苛刻，直到最后他突然夭折，宦海生涯也就结束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继承了波克洛夫斯科耶这份家产，但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和卡里京结婚后第二年（卡里京只几天的工夫就赢得了她的芳心），波克洛夫斯科耶就被另一处田产所替换，它不美丽，也无宅邸，但收益却

大得多——与此同时，卡里京在 O 市买了房子，和妻子就在这里定居了。这所房子有个大花园，一面紧临市郊的田野，一向不喜欢田园宁静的卡里京以为从此也就用不着往农村瞎跑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则不止一次地深深怀念自己那漂亮的波克洛夫斯科耶：它那欢快的小溪，广阔的草地和青翠的丛林。但她在丈夫面前没说过半个不字，对他的才智和见识只有敬仰的份儿。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当他撇下一儿两女与世长辞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已经完全住惯了这个家，过惯了城里的生活，自己也不想离开 O 市了……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年轻时是个有名的金发小美人，到了五十岁的年纪虽说有点臃肿，但那模样仍未失去动人之处。与其说她心地善良，不如说她多情善感，而且直到成年依然保持着贵族学校女生的习气；她娇气十足，只要自己的习惯爱好受到干扰，立刻发脾气甚至会哭起来；反过来说，如果她心满意足，没人和她闹别扭，她也十分和蔼可亲、殷勤体贴。她的家算得上本城最讨人喜欢的家庭之一。她的家产极其可观，那主要不是来自先人的遗产，而是靠她丈夫的积蓄。两个女儿都跟着她过，儿子在彼得堡一所优良的公立学校读书。

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一起坐在窗前的就是那位姑母，她父亲的妹妹。当初在波克洛夫斯科耶，她和这位姑母曾度过几年孤寂的日子。她叫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彼斯托娃。大家都说她脾气古怪，个性十足，不管对谁说话都直来直去，虽然没什么钱，但举止豪放，仿佛腰缠万贯一般。她和死去的卡里京处不来，她的侄女一嫁给他，她就回到自己的小村庄，在庄户人家烟熏火燎的小木屋里过了整整十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有点

怕她。这位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个子矮矮的，鼻子尖尖的，到老依然头发乌黑，目光锐利，走路轻捷，身板挺直，尖细响亮的嗓门说起话来又快又清楚。她经常头戴绣花小白帽，身穿白色短上衣。

“你这是怎么啦？”她突然问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干吗唉声叹气的，我的小姑娘奶奶？”

“没什么！”那一位说，“这些云彩真漂亮！”

“你是可怜这些云彩还是怎么的？”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什么也没回答。

“那位格杰欧诺夫斯基怎么还没来呢？”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问道，一面灵巧地运用着手上的织针（她正织一件大的毛围巾），“他会和你一块儿唉声叹气的——要不就会瞎说八道。”

“您怎么总是对他那么刻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个可尊敬的人呀！”

“可尊敬的人！”老太婆不以为然地重复了一句。

“他对我死去的丈夫真是忠心耿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说道，“直到现在，一想起亡人他就不能无动于衷。”

“那还用说！你的丈夫是揪着耳朵把他从贫贱之中提拔起来的嘛！”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撇着嘴说道，手中的织针走得更快了。

“看着老实巴交的，”她又说起来，“一脑袋白头发，可只要一张嘴，不是撒谎就是造谣。还是个五品文官呢！唉，有什么可说的，到底不过是个牧师的儿子！”

“谁身上没有罪过呀，姑妈？当然，他身上是有这个毛病。的确，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没受过教育，也不会说法语，但是，

无论您怎么说，他还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是呀，他会巴结你，舔你的手。不会说法语——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自己的‘法国话’也说得不怎么样。他最好什么话都不会说：免得撒谎。说鬼鬼就到，你看他来了！”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朝街上望了望，接着说道，“瞧他迈着步子走过来了。又细又高，像只仙鹤！”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整了整卷发。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嘲弄地看看她。

“你这儿怎么有根白头发，我的小姑娘？你该骂你那个帕拉什佳。她怎么就没看见呢？”

“瞧您，姑妈，老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不快地说，手指头敲起圈椅的扶手来。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欧诺夫斯基到！”一个脸蛋儿红红的小听差从门外跑进来，尖声地禀报。

走进来的这个人个子高高的，穿着整洁的礼服，稍短的裤子，戴着鹿皮手套，系着两条领巾，上面是黑的，下面是白的。浑身上下，从端正的面孔、光滑的鬓角到走路无声的平底靴子，整个儿显得那么彬彬有礼，庄重大方。他先向本宅的女主人鞠躬致敬，然后朝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行礼如仪，接着慢慢脱下手套，朝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走去。一连两次恭敬地吻完了她的手，他这才不慌不忙地坐到圈椅上，满面春风地搓着手指尖说道：

“丽莎薇塔·米哈依洛芙娜好吧？”

“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回答，“她在花园里。”

“叶莲娜·米哈依洛芙娜呢？”

“莲诺琪卡^①也在花园里。有什么新闻吗？”

“哪能没有呢，哪能没有呢？”客人慢慢地眨眨眼睛，噘起嘴唇，“嗯！……有啦，是的，有新闻，而且是惊人的新闻：拉夫列茨基·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回来了。”

“费嘉^②！”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惊叫一声，“你呀，够了，又瞎编是不是，老爷子？”

① 叶莲娜的爱称。

② 费多尔的爱称。

“绝对不是，我亲眼看见他了。”

“唔，那也不足为凭。”

“他很健康，”格杰欧诺夫斯基接着说下去，假装没听见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的批评，“肩膀更宽了，脸蛋儿红扑扑的。”

“健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一字一顿地说，“我觉得，他怎么会健康呢？”

“是啊，要是别人出了他那样的事，会觉得没脸见人的。”

“那是为什么？”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打断他的话，“简直是胡说。一个人不回自己的家乡，您叫他上哪儿去？再说，他又有什么错！”

“夫人，我斗胆跟您这么说，妻子要是行为不检，那做丈夫的总是不对的。”

“老爷子，你这么说那是因为你没结过婚。”

格杰欧诺夫斯基强做了个笑脸。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稍微沉默一会儿，他问道，“这条漂亮的围巾是给谁织的呀？”

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瞟了他一眼。

“是给那个人织的，”她回答，“他从来不造谣，不耍滑，不瞎编，假如世上有这样的人的话。对于费嘉，我心里很清楚，他错就错在娇惯自己的妻子。而且他还是自由恋爱结的婚，这种恋爱的婚姻是从来也没有什么好结果的。”老太婆斜瞟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一眼，站起身来，又说道：“老爷子，现在您想说谁的坏话就说吧，说我也行；我走啦，不打搅啦。”玛尔法·琪莫非耶芙娜离座而去。

“瞧，她永远是这个样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目送姑

妈离去，这才说道，“老是这样！”

“她上了年纪啦，有什么法子呢！”格杰欧诺夫斯基说道。

“您听听，她说不要滑。可这年头谁不要滑呀？就是这个世道嘛。我有个朋友，非常可敬，而且跟您这么说，官职也不小，他常说，就连鸡啄米还使花招呢，总要兜个圈子才凑过去。可我看您哪，我的太太，可真是天使一样的品格，请让我亲亲您那雪白的小手吧。”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柔和地一笑，把胖乎乎的一只手伸给格杰欧诺夫斯基，跷起了小手指。他把嘴唇凑上去，而她则把座椅朝他挪近一些，上身微俯，悄声问道：

“这么说，您看见他了？他真的没有什么？身体和心情都很好？”

“他挺愉快，没什么事。”格杰欧诺夫斯基悄声回答。

“您没听说他妻子现在哪里？”

“前不久在巴黎，现在听说到意大利去了。”

“费嘉的处境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受得了？的确，任何人都会遭到不幸，可他的事在报纸上可说是传遍了整个欧洲呀！”

格杰欧诺夫斯基叹口气。

“是的，是的，据说她结交唱戏的、弹钢琴的，还有些大人物，当地叫他们狮子，也就是野兽啦。她已经完全不知羞耻了……”

“非常，非常遗憾，”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说道，“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您知道吗，论起来，他还算是我的远房亲戚呢。”

“那还不知道，那还不知道？您家里的事，哪有我不知道的

呢？天可怜见。”

“他会来看我们吗，您说呢？”

“大概会的吧，不过，听说他要到自己的庄园去。”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抬眼望着天空。

“唉，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我们女人可要行为谨慎啊！”

“女人和女人不一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不幸，有那种禀性无常的人……岁数也有关系，还有，从小就没养成守规矩（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从衣袋里掏出一条蓝色方格手帕，打开），这样的女人当然是有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用手帕的一角擦擦两个眼睛）。不过一般说来，要研究这个问题嘛，那就……城里好大的尘土。”他结束了这番议论。

“妈妈，妈妈^①，”一个长得挺好看的小女孩一面跑一面叫，进了房间，她约莫有十一岁，“符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骑着马到咱们这儿来啦！”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站起身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也站起来，并且鞠了个躬。“叶莲娜·米哈依洛芙娜，您好呀！”他说道，然后出于礼貌退到屋角，开始擤他那又长又直的鼻子。

“他的马漂亮极啦！”小女孩接着说道，“刚才他在花园角门对我和丽莎说，他要把马骑到台阶前来。”

蹄声嘚嘚，一位身材匀称的骑手跨一匹美丽的枣红马立在了敞开的窗前。

① 原文为法语。

“您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骑手喊道，声音洪亮悦耳，“您喜欢我这匹新买的马吗？”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走到窗口。

“您好，符拉基米尔^①！哟，好漂亮的马！您从谁手上买的？”

“从马贩子手里……敲竹杠，这强盗。”

“它叫什么？”

“奥兰得^②……这名字挺蠢，我想换一个……好啦，好啦，孩子^③……怎么这么不安静！”

马打着响鼻，来回倒脚，晃着脑袋，喷着沫子。

“莲诺琪卡，摸摸它，别害怕……”

小女孩从窗口伸出手去，但奥兰得猛地前蹄腾空，直立起来，蹿到一边去了。骑手并不慌张，两腿把马一夹，朝马脖子抽了一鞭，不顾它的反抗，又把它逼到窗前。

“当心，当心^④！”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叮咛着。

“莲诺琪卡，请摸摸它，”骑手说道，“我可不允许它胡闹。”

小女孩又把手伸出来，怯生生地碰了下奥兰得抽搐的鼻子。这马一个劲地打哆嗦，咬嚼环。

①③④ 原文为法语。

② 意为海鹰。